

正如我不会去问我的朋友：你的爱情故事是真的吗，或你的爱情是真的吗？

# 胸针的故事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男人非要送一件礼物作为相遇的纪念。女人推辞。从不逛商场的男人却坚持，开车载着女人去选购。毫无心理准备的女人对措手不及的礼物有少的惊喜，却有更多的哀伤。

收下礼物之后，跟着而来的是别离吧？她预测。

相遇的礼物居然也是分离的纪念。

终于，她选了一枚胸针。雪花叶片中间有一颗珍珠，是复古型的设计。对着玻璃柜里摆着的七彩缤纷五颜六色的各式各样胸针，年轻貌美的女售货员不是游说，而是态度很真诚地给她介绍。

好。就这个。她不多言，微笑里有一丝酸楚。

售货员把胸针包装得很漂亮，真的像礼物，还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她把胸针收进皮包。

已经有心理准备，日后他真的离开，她就把冬日的雪花别在胸前。

从此胸口寒意森森。寒意深沉。相聚莫非真的就是为了分离？

真是一枚辛酸的胸针。

她说的时候，表情并没有很难过，是因为时光久远了吧？她说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从此，胸针变成必备饰物。向来不喜欢穿花衣，永远以单色为主的她，唯一的花和色，就是胸前那枚有时稍带颜色，有时略为闪亮的胸针，为她身上的单调增添一点点明亮色彩。

——喝咖啡时，我问朋友为什么一贯只用胸针不戴其他首饰，她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般，把她和胸针的相遇娓娓道来。

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和爱情有关的胸针故事原来不少。

2022年4月23日在英国威尔特郡拍卖一枚设计简单，没有花样也没有钻石或水晶或珍珠，就是一颗星形，上面英文字为“TITANIC”的胸针，那是属于当年“泰坦尼克”号幸存者罗伯塔·马奥尼女士的，预估拍价为6万英镑。

这枚胸针巧合的也是一份礼物，但是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赠送的，是一枚紧跟着分离的胸针。

罗伯塔·马奥尼20岁那年，登上了号称“永不沉没”的巨型邮轮，住进头等舱。1912年4月，“泰坦尼

号撞到冰山，最终获救的幸存者罗伯塔·马奥尼在14年后结婚，婚后她把这段往事记录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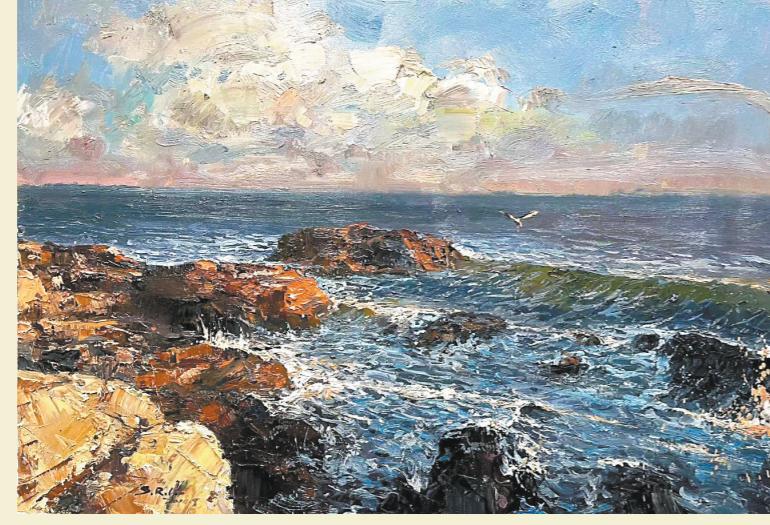
罗伯塔·马奥尼在她的日记里回忆：当时正在沙龙听音乐的她，感觉船开始下沉，被惊吓的她正要起身，“那位船员找到了我，他对我：‘小姐，我们撞上了冰山，但我不认为（现在）有危险，如果有，我会回来告诉你你的。’

遵守诺言的船员在几分钟后转回来，叫她不要害怕，但却要她立刻穿上救生衣。罗伯塔·马奥尼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，她还和船员开玩笑，问他要怎么修复渡轮？这个时刻她看见船员悲伤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她。而且就在瞬间，她看见“甲板上到处都是冰，大家看起来憔悴又恐惧。”她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

在这名船员的帮助下，她爬上救生艇，当时艇上大约有35人。就在分别之际，这名船员把制服上的白色星形胸针取下，递给了她。

故事终归就是故事，听起来凄美就更加动人了。

所以，不要问我，胸针故事是不是真的。正如我不会去问我的朋友：你的爱情故事是真的吗，或你的爱情是真的吗？



我心中的那片海(油画)

□林书荣

这个“关”是诸葛亮、姜维、李白、杜甫等古人用历史的血脉和诗文的余脉孕育而成的历史之关、人文之关，成为美的象征

从广元出发，过剑门关，历嘉峪关、阳关、玉门关，一路西行，风和景明，舟车怡人，全无险阻，于是颇多闲逸思绪。

剑门关，单是这个关名就令人胆寒心惊。古人或说“剑阁峥嵘而崔嵬”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”，或说“唯天有险设，剑门天下壮”，“一夫怒临关，百万未可傍”……那时的剑阁想来是门如剑劈，山如斧削，愧是天下第一雄关。但如今蜀已变为通途，历史的关隘也失去了关防和隘口的固守意义，正如郭沫若所吟：“剑门

失天险，如砥坦途通。”——天然剑门不再险，天下蜀道不再难！剑门仍然有关，但这个“关”是诸葛亮、姜维、李白、杜甫等古人用历史的血脉和诗文的余脉孕育而成的历史之关、人文之关，成为美的象征。

嘉峪关也称“天下第一雄关”，虽然它的历史与剑门关比起来过于短暂，但高处1700米的海拔足以使它以一种睥睨姿态俯瞰包括剑门关在内的其他雄关。林则徐当年被贬新疆，路过此关，写下了“天山峻削摩肩立，瀚海

## 西行逸思

□朱寿桐

烽燧遗迹，在戈壁的洪荒和沙漠的扬尘中独立苍茫。但谁也不能否认玉关和阳关在历史文化记忆中的悠远和崇高，悲凉而热烈。因为真正的玉关长存于王维、苏轼等人的歌哭，虽然关楼久圮，关隘永废，但玉关和阳关在历代诗人的不朽作品中得以不朽……

于是，玉关生动于王之涣、戴叔伦等人的诗吟，阳关长存于王维、苏轼等人的歌哭，虽然关楼久圮，关隘永废，但玉关和阳关在历代诗人的不朽作品中得以不朽……

## 乐黛云先生二三事

□张梦阳

么多外文？”她淡然说：“正好有了空闲，就捧着大厚本的原文长篇小说阅读。”

对自己的苦难看得很淡，对别人的事，无论大小，都极尽心。那年，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会就要到了，刘再复先生起草的周扬讲话稿已经写完，需要订正。作为助手，我必须尽劳。文中有一段黑格尔的话要注明出处，身在饭店，无处找书，我贸然向乐先生求救。她当晚就来电话说清了，并说是黑格尔权威张世英先生由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版本《黑格尔全集》上查到的。我们感动至极。我当时正偷空着手专业论文《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——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》，又贸然向乐先生求教，询问国内有无英国随笔的译本。当时她不在家，是她儿子接的，详细记下，说母亲回来转告。我放下电话出去办事了。回来后，再答复告诉我，乐先生来过电话，说目前英国随笔国内译介很少，只出过培根的随笔集，至于兰姆、赫兹里特等重要的英国随笔作家的作品不仅没有译本，连介绍都没有。如果我准备研究，是很好的事情。

自此，我更加景仰乐黛云先生，后来又知道她深谙几门外语，正好我也非常喜欢英文，就特别爱和她接近。一次，开会前，三两个当时还被称为“青年学者”的同仁和她聚在会议厅一角。一位女学者问她：“在您当时的处境中，怎么会学这

轮到乐黛云老师发言。她主要讲了刚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头条发表的大论文《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》的主要观点。大家听得认真，她却如她的微笑一样声音很轻微，逻辑很严密。

自此，我更加景仰乐黛云先生，